

防砲連外一章 三軍防砲訓練中心

· 王鳴中 ·



是何等的壯觀，只是當時因為保密不可拍照，真是可惜！

我們沈連長曾經在東港擔任過裁判官，對情況非常了解，也胸有成足，問題就是全連一直無法集中，因為協防的半個連還沒回來，無法做整體訓練，進訓前八週的訓練日程都過一半了，全連還沒跑過三千公尺，實在令人緊張。終於，在我報到差不多一星期後，我們的部隊終於要回來了。

一早，車隊就在營部前面準備出發，連長命我去押車兼帶隊。一到集用場當場傻眼，要去拖砲的車居然什麼車都有，就像一個拼湊的雜牌車隊，有兩噸半、華同車跟悍馬車……，一個小小的營部能湊出這麼多車，還真不容易。因為排、班長都往悍馬車跑，我只好爬上兩噸半的載重車，心想這種老車爬得上山嗎？果然開始爬山，行經戰備道時，路很窄我們的車又高又大，往窗外看根本看不到路，只看到斷崖。因為沒有動力方向盤，看駕駛開得滿身大汗，我坐得膽顫心驚，這才想到班、排長們倒好，坐著悍馬車悠哉看著沿途景色。

到了單位我們趕快把連上的槍砲掛上山，披上砲衣，要趕在中午前下山，不然山上起霧就麻煩了。下山時更緊張，上山是空車，下山帶有一挺

四管五〇機槍跟人員裝備。就在駕駛高超的技術下，我們終於平安回到連部，裝備就定位，我也累得半死。

我到連時這個連的運作早已自成一套，初期我比較像一個旁觀者，發現我們營區沒有像樣的訓練場地，一切都非常克難，不像官校，設施非常齊全；且太晚連集中，整合速度不夠快，部分幹部專注力不夠，感覺要去南部旅遊。我雖然看到這些，但是我剛來，很多事不方便說，只能先把政戰整備做好。因為政戰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十，也很重要，內容包括政訓康樂活動（拔河比賽與軍歌比賽）、莒光日教育評比、保防、軍紀專案教育評比和連戰鬥教練政戰狀況處置等等；輔導長個人的話，就是測驗飛機識別、通信密語和拆解砲栓機關體，其他的刺槍術、手榴彈投擲、輕兵器射擊、三千公尺跑步一樣受測。就在短暫的集中訓練後，我們即將啓程。

出發前，打前仗的官兵已經回報本連在砲場的位置、我們住哪一棟樓，門、窗、床都齊全，這非常重要，因為基地不會為單位準備裝備，所以大從四〇砲、小到鋼碗、鋼筷都要自己帶，除槍砲外，其他的必需品都要打包到移防箱裡。槍砲我們統一至南港火車站上鐵皮，將槍砲綁在火車的

上一篇大致描述了我當防砲連輔導長一年的生活，這次我要來談談「下基地」！當時下基地也稱「下東港」，屏東東港是三軍防訓中心的所在地，營區旁有一個天然的潟灣叫大鵬灣，日據時代為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水上機場，後來為空軍幼年學校的校址，幼校合併至中正預校後，騰出來的營區就成立了三軍防空砲兵訓練中心，不僅僅空軍的防砲連要進訓，陸軍的高砲連、陸戰隊的防空連都會來共襄盛舉，所以進訓單位很多。當時通常編兩個序列營，進訓十幾個連。當十幾個連的裝備全部陳列在砲場時，

板車上。因為臺北衛戍司令部規定砲與彈不可同時進臺北市，所以我們領了各種彈藥後，另外在臺北縣某站與載運槍砲的火車會合，再一齊南下，人員就坐加掛的藍色普通車廂。因為政戰人員要顧彈藥，所以我帶著彈藥、政戰士坐最後一節守車，傍晚出發，一路南行，彈藥士早就鋪好報紙在火車上睡覺。

車行非常緩慢，沿途還有要一起下基訓的部隊不斷加入，火車越拉越長，不禁讓我想起入伍訓要南下陸官時，我們政戰學校在松山上火車，醫學院在臺北上車，管理學院在板橋上車，理工學院在桃園上車，隔天清晨到達鳳山火車站，下車還有軍樂隊歡迎，站外停滿了軍卡，還有很多教育班長，非常「熱情」的招呼我們上車，等進了陸官分到了連隊，卻發現比我們早到的預校生已經滿地爬了……。就在迷濛中，到了南州站，抬頭一望艷陽高照，還有很多椰子樹，充滿了南國風情，或許因為東港一年四季都是好天氣，非常適合當作訓練基地，當初選址此地的長官真是英明。

進了東港支線，月臺就在砲場旁，我們開始下卸火砲，繳交彈藥，就要趕快到連隊去整理環境內務，因為裁判官要檢查。每個進訓連都有一個

輔導裁判官，偶爾來看看連隊的運作情形跟輔導學術科。那時有非常多的裁判官，在裁判長的領導下，肩負著我們的生殺大權，所以受到非常高度的尊重。

我到了連部一看，這不是寢室啊！這是幼校的教室啊！一間教室就是一間大寢室，寢室還有黑板？連長室跟我的寢室兼辦公室，大概是以前的教師休息室。好吧！就湊合著住吧！只是洗澡永遠沒熱水、廁所沒水沖，實在很傷腦筋。

等輔導長室跟中山室整理完，再把精神標語掛上、電視機接上，趕快去各寢室打打氣。官兵累了一上午，前一天又沒睡好，早餐時間在忙也沒什麼吃，等等就吃午餐了，大家真的很辛苦，格外需要加油打氣。到了餐廳我嚇一跳，上千人在用餐，仔細看菜色還不一樣；後來才知道兩個序列營菜單是各自開的，兩位營長更是使盡全力辦好伙食，面子不能輸啊！何況還有海、陸軍的單位，更不能丟咱空軍的臉，所以進訓全程伙食都很好，感謝兩位用心的營長。

接下來就是開訓測了，那年國慶日是三天連續假期，指揮部有令，測驗合格的連隊放三天假，不及格的留下來加強訓練。我們整個訓期只有六

天假，能多放三天是何等的珍貴，測驗結果我們三千公尺跑垮了，假期泡湯了。連長住南部，平常因任務關係難得回家，這次禁假，他非常失落又生氣，但也無可奈何。

隔天發生雙十節C-130墜落松山機場事件，看著失事飛機的殘骸散落在我們營區裡，還好我們南下了，不然不知道會有多少傷亡。這時全連士氣非常低迷，我集合官兵到中山室，放一些輕音樂讓他們閉眼冥想未來兩個月要怎麼為這個連付出、爭取團體榮譽。本想藉音樂讓他們放鬆一下，結果沒多久傳來陣陣的鼾聲。嗯！解散吧！

總算補測過關，開始正常的訓練，早上四節課、下午三堂課，除莒光日外，全部都在砲場裡操課。全連的體能、戰技越來越純熟，我們幹部為了鼓舞士氣，下課前常找官兵比賽拆砲栓機關體，時間短的贏，賭注就是東港福利社有名的滷肉飯。身為輔導長當然要故意輸掉，有時一輸就十碗八碗，花點小錢得到官兵的歡樂，非常值得。

不久指揮部政戰處舉辦軍歌比賽跟拔河比賽，拔河比賽別看我們開訓時體能不好，現在不得了了，一路拉到前三名，還有獎盃呢！軍歌比賽我

彩

貢

彩

貢



作者以連輔導長的身分，跟著全連下基地到東港進訓，帶著官兵同仁一起完成拔河比賽與軍歌比賽等康樂活動評比項目，留下了一幕幕軍旅難忘的回憶。

捨棄了大部分單位要唱的〈中國駱駝〉，這首歌旋律易懂、歌詞好記，可是我就是不喜歡，好好的人幹嘛當駱駝呢？最後我選了〈豪情〉，是一首節奏輕快的軍歌，雖然沒得名次，但也令人耳目一新。

基訓最重要的就是對空實彈射擊，只要每個航路都擊落靶機，哪怕連上三千公尺跑零分，也照樣拿著榮譽旗出基地。實彈射擊前還有兩個科目要操作，一個是「空地對抗」，還有一個是「連戰鬥教練」。空地對抗是將槍砲放到指定位置，射線歸正做好，等待戰機飛越，然後我們練習追

瞄。其實我很興奮，可以看到真正的戰鬥機了，不然來空軍一年只見過教練機、運輸機跟行政專機，結果派來的是C-119老母雞，讓我有點失落。

再來就是連戰鬥教練，這是要出營區演練的，主要是測驗連長的指揮程序與狀況處置。我們攜著步槍推著槍砲，沿著臺十七線行軍，沿途不斷做處置狀況。連長忙得東奔西跑，最後實施緊急野戰防空，等陣地編組完成後，裁判官下達陣地遭到襲擾，除派出反制兵力外，還要由心戰小組實施喊話及傳單撿拾，我們處置合宜，政戰狀況也結束了。

這一天非常值得紀念，因為是我升中尉的生效日，慰勞假多了，薪水也加了一點，真是開心。接下來就是對空實彈射擊了。我們前一天將槍砲放置枋山靶場就定位，隔天一大清早做射擊前的檢整，裁判長進了統裁部，序列營營長也在旁督導。我的位置在彈藥區，營長一過來就「我***……」，把我幹一頓，意思是說全連在忙，你小子夠爽了，還先吃早餐不管官兵死活。其實連上早已吃完了，我比較晚吃，算了！有機會再解釋吧！後來見他氣消了，就跟他聊天聊了一上午，非常開心，誤會也化解了。

當我們準備好要射擊時，警戒紅

旗一升，漁船就開進靶區，因為之前指揮部與漁民有糾紛，漁民來搗蛋不讓我們打，耗到晚上，夜射也取消了。就這樣我們一彈未發就出基地了，成績自然也沒法列計，實在可惜。

返回駐地的火車上，我仍坐在守車裡，心想因為沒成績，感覺是白來了。可是部隊有機會下基地，在心無旁騖下，確實能將戰力推到最高，我至今仍相信基地訓練對部隊非常有用。但沒親眼看到打靶也實在不甘心，後來我當新聞官時，全力建議長官同意帶記者去拍攝夜間射擊畫面，方才了卻我一樁心願，這是後話。

明明剛才還在基地洗冷水澡（從頭到尾都沒熱水），穿著汗衫上火車，怎麼過臺中就穿上防寒大衣啦！返部沿途充滿著聖誕布置，一片歡樂氣氛，突然覺得很不真實，感覺無法馬上融入這種氛圍，我充滿著迷惘，難道這就是軍人的宿命，營內營外兩樣情？但是想想還有許多工作回去要推動，政戰主任、營輔導長關係要建立、新兵要認識、荒廢已久的文化走廊要重新布置，而且說不定明年還要再來一次基地，種種問題湧上來，我已無暇管這些……唉！先睡一下吧！「喂！小彈（彈藥士）拿幾張報紙來」（未完待續）